

塞萬提斯文學獎—— 智利詩人尼卡諾·帕拉

張淑英

每年十二月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前，也正是西班牙語文學最高榮譽獎項——塞萬提斯文學獎揭曉之時。2011年的得主是高齡九秩又八的智利詩人尼卡諾·帕拉（Nicanor Parra, 1914-），他也是第三位獲得此項榮譽的智利作家〔前有1999年的小說家霍赫·愛德華（Jorge Edward）；2003年的詩人龔薩羅·羅哈斯（Gonzalo Rojas）〕。頒獎日期則是塞萬提斯和莎士比亞的忌日——4月23日——世界書香日，2012年在塞萬提斯的故鄉阿卡拉·艾那雷斯（Alcalá de Henares）舉行，得獎人同時可獲得五百萬台幣等值的歐元獎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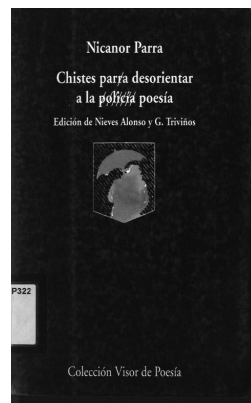
「文學獎像托波索村的杜西內雅¹一樣，你越是想它，它離你越遠，越顯得神祕。……我有一部行將撰寫的作品值的領這個獎項。」尼卡諾·帕拉，不改他「叛逆詩人」的性格，透過代他

領獎的孫子表達他的戲謔幽默。尼卡諾出自智利知名的演藝家庭，他是十個兄弟姊妹的長兄，和二妹維歐蕾姐（Violeta 1917-1967，智利民謠歌唱家）是帕拉家族最享國際聲譽的兄妹；他也是知名的物理和數學教授，1938年獲頒數理貢獻獎，一直到1968年才全心投注詩的創作，最後以文學揚名於世。

智利的「天堂谷」（Valparaíso）彷彿是醞釀詩人的搖籃，帕拉住在天堂谷區的「十字路口」（Las Cruces）海水浴場，介於聶魯達的故居「黑島」（Isla Negra）和烏依多布羅（Vicente Huidobro）的卡達赫那（Cartagena）鎮之間，三個等距離的沿海城市都隸屬天堂谷，三位詩人皆各具特色，獨領風騷。聶魯達的《情詩二十首和一首絕望之歌》和〈馬丘比丘之巔〉迄今膾炙人口；烏依多布羅的「創造主義」（Creacionismo）讓波赫士奉為超現實主義詩的革命先鋒；如今，近百齡人瑞以「反詩」（anti-poesía）聞名詩壇的帕拉，成為智利男繆思三傑碩果僅存的詩人。

美國知名學者布魯姆（Harold Bloom）在帕拉的《全詩集》（*Obras completas I, II & algo+*）²序文中指出：「無庸置疑，帕拉是當代西方最傑出的詩人之一」。帕拉1935年出版第一本詩集《無名詩歌集》

（*Cancionero sin nombre*），以「反詩」的詩風一鳴驚人。在這本詩集裡他融入了傳統故事詩的韻律，敘事詩的「說書」特質和人物對話。一般咸認，此





智利詩人尼卡諾·帕拉（Nicanor Parra）的家。



Nicanor Parra 的社區：Las Cruces 十字路海水浴場。
（張淑英 / 攝影）



牆上（中上）為作者帕拉年輕時的相片。

種詩風靈感來自西班牙詩人羅卡的《吉普賽故事詩》（*Romancero gitano*）的影響。帕拉反對詩必須「字斟句酌」、「唯美典雅」的風格；他認為詩句間可以上文不對下文，天外飛來一筆亦能下筆成詩。尤其，他更喜愛使用一般通俗用語，在他的語料庫裡，口說白話字字成詩。他這番詩的理念主張，和聶魯達引領的詩風幾乎是對立的，同時期聶魯達的創作已經由現代主義的情詩轉為超現實主義、形而上的政治、歷史思索（例如《地上的寓所》（*Residencia en la tierra*）。

1954年帕拉出版第二本詩集《詩與反詩》（*Poemas y antipoemas*），與當時的拉丁美洲詩潮畫清界線，烙印「反抗詩／人」的封號。他在詩中呈現反英雄角色，幽默、諷刺，嘲弄等語境瀟灑，詩的語義和結構和所謂的正統詩韻涇渭分明，帕拉在詩壇堪稱作了大解放，從此，詩的創作另闢歧路花園。例如，在〈自畫像〉一段中，他自嘲也挖苦人：「……然而，我與各位一樣／年輕，滿懷美麗的梦想／我夢見將銅熔化／銼磨鑽石的切割／今天我在各位面前／在這不舒適的酒肆後頭／每週五百小時的單調乏味／人也變得粗野無趣」。

之後，帕拉的創作執著在為反詩而寫詩，在文字中戲謔文字，如果「後設小說」一詞引起西方評論百家爭鳴的話，帕拉的作品則堪稱是詩文類中的「後設詩」。例如，1983年的《誤導警察／詩的笑話》（*Chistes parra desorientar a la policia poesia*）當中的「parra」是帕拉的姓，刪除一個r就變成目的介詞「為了」；將警察和詩兩個「形似義異」的字彙混為一談，凸顯他以詩諷詩的調性。2002年的《視覺機械藝術》（*Artefactos visuales*）是帕拉著名傑作，插畫家依詩繪圖，視覺效果加上形義相近的詞語，更具嘲諷意涵。細嚼慢嚥，句句珠璣：「……新人類／新飢餓³／革命／革命／多少反革命／以你之名犯罪行；

美利堅/自由的地方／只是一座雕像；真實／中國的三寸金蓮裝不下／更裝不進俄國毛靴裡。」

領獎之後不久，帕拉又狂狷出語：「反對詩的詩人得到桂冠詩人的榮耀，皇親貴族的王子頒獎給市井小民真是不得體，這世界真是『反』了」。帕拉的得獎印證文學之可貴，忠誠的反抗定能「撥亂反正」。

註釋

- 1 指《吉訶德》裡吉訶德朝思暮想，住在托波索村（Toboso）不曾謀面的女人杜西內雅（Dulcinea; 甜美的意思）。
- 2 《全詩集》共兩冊，Galaxia Gutemberg / Círculo de Lectores 2012年全新版。一為*Obras completas I & algo + (1935-1972)*，二為*Obras completas II & algo + (1975-2006)*，從詩集命名便可窺出帕拉的頑童性格，原意為「全詩集和其他+（1935-1972）和（1975-2006）」，他不想中規中矩給一個詩意的美名，而是用他的數理背景給詩作添加算術的概念。這部《全詩集》也是2012年6月馬德里書展的明星。
- 3 「人類 / 男人」的西語為*hombre*，「飢餓」是*hambre*。因此，帕拉嘲諷有人類就有飢餓，標榜新人類，卻是更多的飢餓隨之產生。一般常說的「我很餓」，許多人說西語時常語病或犯錯，說成「我有很多男人」。訛誤當中帶出更多弦外之音的嘲諷。